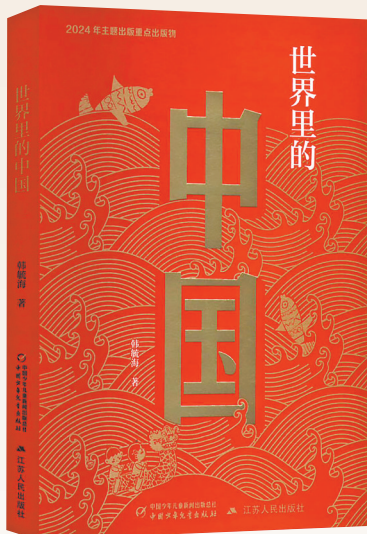




评论

从世界历史中看中国文明

——读韩毓海《世界里的中国》



■黄伟兴

韩毓海所著的《世界里的中国》，是一部有助于读者重新认知中国历史的著作。它虽为青少年历史读物，却在阅读过程中，以深邃的思想内涵徐徐铺展历史长卷与全球图景，引导青少年探寻“我们是谁、从何处来、向何处去”的答案。作者将中国历史置身于全球的宏大背景下，以“秦国何以统一六国”“唐朝缘何成为世界中心”等贴近大众认知的问题作为切入点，将马克思主义

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，描绘出一幅贯通古今的文明画卷。在当今世界快速变革的时代背景下，这本书不仅能够帮助青少年理清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，成年人阅读也能从中获得对历史叙述的新思考与启发。

书中最具价值的，在于对中外文明交流史的全新阐释。传统认知中，丝绸之路往往被简单定义为丝绸、茶叶等商品的贸易通道。在作者韩毓海的笔下，这条古道实为一条流动的文明血脉——中国造纸术经由丝绸之路传至撒马尔罕，进而辐射欧洲。这一技术传播绝非单纯的工艺流转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书籍数量激增、知识传播加速，追根溯源，中国造纸术或许正是重要的推动因素。作者将技术革新、经济往来、文化传播有机串联，清晰展现出中国文明始终在与世界的互动交流中积累沉淀，绝非封闭自足的存在。

在论述唐宋时期的章节中，作者的解读颇具见地。他不限于诗词文学等传统视角，而是以《唐六典》等典籍为依据，深入剖析长安城的治理体系。市舶司专司海外贸易管理，坊市制度规范城市空间布局，多元文化在此交汇共生。千年前的长安已然具备国际大都市的特质，阿拉伯、拜占庭等地区的商人和学者纷纷前来学习治理经验。这一研究

视角打破了“中国被动应对外来冲击”的固有认知，充分证明中国历史上的强盛绝非闭门造车的结果，而是依托开放包容的胸襟与制度创新的智慧，始终作为世界文明网络的关键节点发挥作用。

《世界里的中国》出版时，正值思政教育改革的关键时期。本书的意义，不只体现在课堂教学上。作者将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和春秋战国时期的“天下观”联系起来，又梳理清楚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和张骞通西域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关联，把原本晦涩难懂的理论，变成了一个生动鲜活的历史故事。书里还设置了很多有意思的思考题，像“郑和下西洋为什么没有走上殖民扩张的老路”“改革开放是怎么让中国和世界联系得更紧密的”。这些问题能带着读者深入思考，让大家明白，历史可不是简单的年份和事件拼凑，而是我们理解现在、谋划未来的重要“钥匙”。

书中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解读深刻且独到。与巴比伦、罗马等早已中断的古代文明相比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，关键在于其具备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。从魏晋时期儒家、佛教、道教思想的交流融合，到近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实践，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，中华文明总能在外来

文化的冲击与碰撞中，取其精华，为我所用，完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。这种文化自信不是毫无依据的自我宣扬，而是基于确凿历史事实形成的理性认知。——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历程，本质上就是一部在开放包容中持续演进、不断发展的历史。

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时代，尽管人类文明的演进形态与发展模式已发生巨大转变，但书中揭示的核心规律依然清晰明确：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，在于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的理念，找准自身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。只有深入领会“世界里的中国”这一概念，才能真正认识到，中国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文明个体，而是依托深厚的历史底蕴，始终与世界发展同呼吸、共命运，在时代浪潮中相互影响、协同前行。

从长安街巷的烟火繁华，到幼发拉底河畔的古老遗迹；从甲骨文中的原始刻痕，到当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突破，人类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从未中断。《世界里的中国》一书，如同一把钥匙，带领读者在历史的长河中溯流而上，直观感受中国与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赓续生长，中国亦将在深度互动中开拓新程。书中生动的历史故事，让我们明白：中国与世界文明，互为经纬，共生共荣。



悦读

蝉声里的少年君王

■林秋蓉

蝉鸣声在纱窗外此起彼伏地翻涌，像极了小说里太和殿檐角垂挂的铜铃，被盛夏的热浪推搡着发出细碎的叮当声。我握着盛有冰镇酸梅汤的玻璃杯，水珠沿着杯壁蜿蜒而下，在木纹书桌上洇出深色的痕迹。凌力的《少年天子》——这部曾摘得茅盾文学奖的历史小说，让三百年前的紫禁城从潮湿的水渍里漫漶开来。暑气与蝉声隔着时空重叠，帝王将相的传奇在空调外机的嗡鸣中褪去神话外壳，露出凡人血肉的温度。

故事里的少年天子像极了窗外被烈日晒蔫的紫藤，细弱的藤蔓攀附着巍峨的宫墙。顺治帝六岁登基，十四岁亲政，龙椅上的少年既要驯服八旗贵胄的骄横，又要消解满汉之间的冰层。他推行“满汉一家”时像在悬崖边放纸鸢，稍有不慎便会被祖制的罡风撕碎；爱上董鄂妃时又似孤舟闯激流，前朝的非议与后宫的嫉恨化作暗礁重重。庄太后如同太和殿檐下的镇兽，既要护着雏鹰试翼，又得提防他折翅坠落。而董鄂妃的温柔是深宫里的萤火，照亮了少年帝王

案牍间的长夜，却也灼伤了宗室礼法的神经。当新生的皇子夭折于襁褓，当西洋自鸣钟的齿轮卡住最后一枚铜簧，这个试图用仁政缝合江山裂痕的皇帝，终究成了困在龙袍里的早凋海棠。

顺治帝的龙袍下裹着单薄的身躯，案牍间的奏折堆叠如雪，字里行间渗出的墨色仿佛黑夜的具象。他批阅奏章时总要推开半扇雕花窗，让御花园的荷香稀释御书房里沉郁的龙涎香。这个细节让我想起中学时代在图书馆偷看武侠小说的午后，总要把课本摊开在膝头，让窗外的白玉兰香气中和油墨的刺鼻。少年人对抗世界的姿态，大抵是这般笨拙而执拗。

当故事里的光影从御书房移向慈宁宫的垂花门时，叙事的重心便悄然落在两位女性身上。庄太后鬓边的点翠凤簪映着晨光，董鄂妃裙角的银线莲纹浸着月色，她们的命运如同紫禁城交错的甬道，看似各自延伸，却在某个转角处被同一片琉璃瓦覆盖。凌力用这样的笔法将前朝与后宫织成一张细密的网，读者需跟着人物的步履，才能摸清暗纹里的经纬。

凌力的文字是浸过月光的绸缎，看

似柔软却暗藏锋芒。她写庄太后抚摸鎏金护甲的动作，“尾指微微蜷起，像是要握住流逝的时光”，这样的笔触让历史褶皱里的人物忽然有了体温。太后的凤冠不是权力的冠冕，倒成了锁住青丝的樊笼，她在劝诫皇帝时总要先抚平朝珠上的流苏，仿佛那些缠绕的丝线能捋顺言语里的荆棘。而董鄂妃为皇帝整理奏折时，总要将最紧急的搁在黄镇纸下。这样充满烟火气的细节，让深宫里的爱情不再是史书上的冰冷注脚。

小说里新旧文明的碰撞，恰似夏夜忽明忽暗的流萤。养心殿西暖阁的西洋自鸣钟与乾清宫的铜壶滴漏构成奇妙的对话，当钟声惊起檐下的雨燕，那些被惊散的羽毛便成了时代裂变的隐喻。这让我想起老宅长案上曾同时摆着祖父的笔墨纸砚和父亲的收音机，传统与现代的角力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割裂，倒像墨香与闽南语金曲在红砖厝里试探性地交融。

暮色染透纱窗时读到末页7岁玄烨那掷地有声的答话。窗外林荫深处的蝉唱忽悠忽扬，空调出风口的白噪音中，我听见三百年前的更漏滴答声。

合上书页时，晚风掀动窗帘送来七

里香的芬芳。电脑屏幕幽幽亮着，工作群里不断弹出的消息像极了奏折上的朱批。我们何尝不是困在各自宫阙里的少年？甲方催改方案的对话框是新的廷议，朋友圈点赞数是变相的朝贺。只是我们的董鄂妃可能是深夜加班时的一杯手冲咖啡，孝庄太后或许是通信录里永远在线的导师。这个发现让我对着窗外渐次亮起的路灯笑了，历史长河奔涌向前，倒影里的悲欢却始终如月光般轮回。



投稿邮箱: dnzbz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 0595-22500109